

首都博物館

建館十周年紀念文集



主 编 马希桂
副主编 张 宁
李铁虎

首都博物馆建馆十周年纪念文集 1991年10月

首都博物馆编辑委员会编辑
(北京国子监街13号 邮政编码100007)
北京市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府学胡同36号 邮政编码100007)
北京市联华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6.75 字数40,0000

1991年10月北京第一版 1991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书号ISBN7—5402—0405—2/K·0140 定价8.00元

责任编辑 胡妍妍 封面设计 程旭 封面题字 徐伟

祝賀首都博物館
建館十周年

李錫九 一九九一年六月

古都千年文物流萃

新馆十载系彝一葩

贺首都博物馆十周年

张洁勤

五九年六月廿日

回顧十年總結經驗鼓揚
成績在我國改革開放新
形勢下開創博物館事業
的新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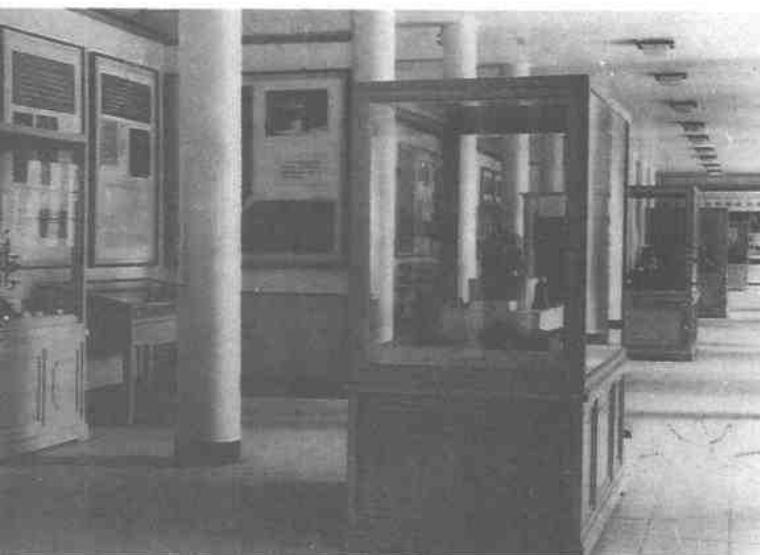
高此致賀

子章

首都博物館建館十周年



首都博物馆馆址北京孔庙大门。



“北京简史陈列”展厅局部。

FHG/20



北京孔庙院内元明清进士题名碑一瞥。



专题展览“老北京春节风俗”中“居家活动”之一部



首都博物馆“北京历史文化展”赴日本
展出协议签字仪式。



首都博物馆建馆十年来部分出版物。

目 录

回顾与展望

曲折道路 光明前景	梁 丹 (3)
衷心的祝愿	李 榕 (6)
往事如烟	赵其昌 (7)
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梅 村 (13)
奋进(诗一首)	齐 心 (15)
在首都博物馆筹建过程中的几点回忆	赵光林 (16)
回顾与展望	馆长室 (18)
加强党的领导 发展博物馆事业	党支部 (27)
十年陈列展览之回顾	陈列部 (31)
保管工作十年回顾与展望	保管部 (36)
陈列艺术部的思考	陈列艺术部 (42)
辛勤耕耘 硕果累累	社教部 (45)
新成立的部室——编辑研究室	编研室 (49)
弘扬传统文化 挖掘礼乐精华	孔庙文保所 (52)

文 博 论 丛

试论《析津志辑佚》中的风俗史料	张 宁 (59)
试论五代宋辽时期燕云十六州的历史地位	唐国尧 (67)
金代的边铺	肖 纪 (169)
金赵珪墓碣	明 智 (171)
浅析明实亡于万历的原因	徐蕤萍 (75)
明清科举考试制度述略	刘长工 (81)
清代一次大规模的整书运动 ——《四库全书》及其他	杜 翔 (87)

- 《广雅疏证》稿本 法 舟 (131)
试论清末北京的近代学校教育 梁志成 (91)
华北伪新民会面面观 乐 薇 (99)

专题研究

- 《金史》军帅考 叶 渡 (107)
元代白塔寺考 黄春和 (115)
元初燕京的全真教与道佛之争 王 岗 (123)
元大都与日本平安城址比较研究 沈 平 (132)
孔子教育主张及方法的启示 姚秉正 (138)
北京古代特殊桥梁初探 刘梁河 (144)
冀察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李 寅 (153)

人物
述林

- 清末才子林纾 齐 攻 (161)
北京强学会会员丁立钧 丁永选 (169)

文
物
·
考
古

- 首都博物馆藏瓷概述 马希桂 (172)
居庸之名始于何时 宋国喜 (211)
精美艳丽的元代钧窑连座双耳瓶 冠 章 (181)
从馆藏瓷器看茶具的演变和发展 刘秀中 (182)
明代的绘画特色及艺术风格 张如明 (188)
介绍三件明清时代的神像画 孙秀清 (191)
黄缎地、平金、五彩缂丝绣佛衣浅析 韩 英 (194)
北京孔庙“道洽大同”等十方匾 齐心 志敏 (197)
晚清北京规复制钱失败之始末 葛建军 (200)

博物
馆学

- 今昔北京博物馆 傅公钺 (206)
博物馆藏品的注销及程序 薛 婕 (212)
浅谈讲解员素质对发挥博物馆教育职能的作用 董艳梅 (219)

并存与整合

北京
民俗

- 北京都市民俗文化的形成 刘宁波 (221)
发展北京民俗食品 弘扬我国民族文化 李秀兰 (229)
漫谈老北京的茶馆与茶馆文化
——茶文化漫笔之一 孙五一 (236)
旧京百业之一卖杂面的 张 文 (235)

**出国
展览**

- 《中国历代古钱币展》赴美展出情况汇报 (242)
中国茶文化展在新加坡
——茶展代表团工作小结 (245)

展览动态

- 国学祭孔乐舞 9 月再度公演 郭小铨 (228)
茶文化展即将在北京文物节期间展出 五一 (241)
《佛教文物展览》在白塔寺 黄春和 (222)
明清绘画展 舒化祖 (244)
党的光辉照京华
——《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展览在正阳门楼展出 秀水 (247)

附录:

- 一、大事记 (250)
二、历年展览统计表 (257)
三、历年出国展览统计表 (261)
四、历年出版物表 (262)
五、历届馆级领导一览表 (263)

回 顾 与 展 望

曲折的道路 光明的前景

——纪念首都博物馆建馆十周年

梁 丹

首都博物馆正式建馆对外开放已经十周年了。回顾从1954年2月开始筹备到1981年10月建成，经历了二十七年。该馆所走过的道路是坎坷而曲折的，并且曾经两次被撤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根据中央和市里的指示、部署，消除了十年动乱在博物馆界造成的混乱，重新整顿北京地区的博物馆，并且提出进一步发展的设想，使博物馆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首都博物馆在筹备建馆工作上也出现了新的生机。该馆在市委、市政府的关怀和市文化局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馆同志们的齐心努力，终于完成了筹备工作，正式建馆对外开放，使这个长期筹备的本市最大的综合地志博物馆成为首都科学文化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于首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中，发挥了特有的作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我曾经三次在首都博物馆参加筹备工作，回忆这一段发展历史和建馆过程，深有感慨。

北京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应当有一个综合地志博物馆，以便更好地形象地宣传、反映北京的悠久历史、革命传统、古城风貌和首都的特色，加强社会教育，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和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发展旅游事业等方面需要。首都博物馆在长期筹备过程中，虽然几经周折，但是终究建成了，这是客观的需要。任何一件工作的完成和实现，都要经过不断地艰苦努力和创造条件。作为本市一座最大的综合地志博物馆的筹建，需要扎实具体的工作，不断积累经验和进行各方面的准备。（当然，起步二十多年才建成，筹备时间是过长了）首都博物馆的建成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临时突击便可以完成的。客观需要和各级领导的重视是有利因素，同时还要有馆内的一批工作同志，他们不畏困难，坚持努力工作，献身于博物馆事业的精神，这是应当肯定和提倡的。当纪念首都博物馆建馆十周年之际，我们要怀念和感谢那些曾经为筹备建馆工作出力的有关领导同志和各方面工作的同志。

在长期的筹备过程中，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但是有许多工作方面值得总结和体会的。

第一、建馆的方向和步骤。筹备开始，是参照苏联莫斯科历史与建设博物馆的模式，定名为“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确定基本陈列为三个部分：自然之部、历史之部和社会主义建设之部。但是，当时没有建馆的物质基础（馆舍和文物、标本），并且业务人员

队伍十分薄弱，而又要很快建成。于是结合当时各方面的条件，市里领导决定该馆先从社会主义建设之部着手筹备。由于各种因素不具备，而最后决定缩减为“北京十年建设成就展览”。这是一个政策性、科学性很强的展览。北京十年建设成就是空前的、伟大的，但是当时没有这方面的全面估价的正式文件和总结这方面成就的科学研究为依据，加上时间和物质条件所限，这个展览不可能正确全面反映北京十年建设成就的实际情况，而采取了内部短期展出后告一段落。当第二次恢复筹备建馆工作后，总结和吸取了前一段工作的经验教训，在建设方向和步骤上作了很大的调整。首先，改换馆名为“首都博物馆”；其次，把该馆的基本陈列定为“北京史陈列”，并且先从北京古代史部筹备展出。博物馆作为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主要手段和博物馆工作的中心环节是基本陈列，它关系并体现一个博物馆的性质和任务，同时反映该馆的藏品质量和科学研究工作水平。当时这样的决策是符合实际的，因为该馆的藏品在这方面较有基础，并且社会上对北京史的研究有了进一步开展，尤其是在十年动乱以后北京史研究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不断取得了许多重要学术成果。加上该馆积累了多次举办“北京市出土文物展览”的经验，又参观学习了有关省市博物馆的先进经验，从而奠定了该馆筹备北京史陈列的基础。这样，使该馆多年来没有十分明确的陈列内容和未能完成的筹备工作有了方向，促进了筹备建馆的进度。这些变化和突破，可以说是经过多年不断探索、实践的结果，使该馆的综合地志性的特点、特色和建馆方向及步骤更加明确了。

第二、博物馆收藏的文物、标本，是博物馆各项业务活动的物质基础，也是科学研究的重要资料。首都博物馆筹建一开始便与北京文物考古单位结合一起合署办公（先后与市文物调查研究组、市文物工作队）。这对馆藏文物的征集、保管和科学研究工作具备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从而使该馆藏品来源形成了以本市考古发掘为重点，同时由国家有关单位拨交、社会团体单位和个人捐赠以及从物资回收部门拣选价购等一系列的渠道。特别是通过北京地区的重大考古发掘后入藏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很高的出土的历代文物最为丰富，数量大、质量高，有许多是十分重要的珍贵文物，并且具有北京地区的特色。这为筹备建馆提供了丰富雄厚的物质基础。多年来，该馆通过各种渠道使馆内收藏的文物逐年增加，品类较全，每个历史阶段没有空白，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系列，基本上适应筹办北京史陈列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

第三、该馆在筹建各个阶段，始终坚持利用馆藏文物经常举办各种内容的展览，有古代史的，有革命纪念的，还有文物藏品介绍的。并且注意联系综合地志博物馆的特点。通过展览，向观众介绍了文化历史知识，丰富了他们的精神生活。同时，在筹办展览的过程中，加强了科学研究工作，培养锻炼了队伍，鼓舞了建馆的士气。并且提高了该馆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受到各界的重视和支持。

第四、在筹建过程中，不断吸收和培养了一批业务和管理工作人员，加强了博物馆的工作队伍的建设，还逐步建立、健全了组织机构，形成了一个基本上适应筹备建馆的队伍和机制，使各项工作逐渐展开。经过多年的努力，特别在正式建馆前，业务和管理工作队伍，在不断扩大的基础上，素质也有了明显的提高。除了有许多大学学历的专业人员外，还有一批已在馆参加筹建工作二、三十年的同志，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勤勤恳恳，埋头苦干，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业务水平，成为建馆的骨干。这是筹备建馆工作顺利

进行的组织保证。

首都博物馆完成筹备，正式建馆对外开放，是该馆一个新的里程碑，走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建馆开放以来，在首都四个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努力探索，不断创新，各项工作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今后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任重道远。祝首都博物馆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努力，发挥本馆的优势，使之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综合性博物馆，为首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纪念首都博物馆建馆十周年之际，写了以上几点体会和认识，很不完整、深刻，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本文作者原为首都博馆第一任馆长，现任北京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已离休。）

衷心的祝愿

李 榕

首都博物馆经历了三十多年曲折坎坷岁月的孕育，终于在1981年诞生了！现又将迎来自己十周年的生日。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虽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大馆林立的首都，作为后起的地方馆经过全馆同志艰苦创业，辛勤耕耘能有今日的基业，确实令人欣慰。

回忆自己和全馆同志共同奋斗开拓的时间虽然很短，但确是一段难忘的时日。

在学校我学的不是文史专业，参加工作后长期从事的工作与文博专业也隔行较远，但我对文史专业却有着浓厚的兴趣；经常喜欢参观一些名胜古迹，工作之余也总喜欢流览学习文史方面的书籍。

我来馆工作时已近花甲之年，俗曰“三十不学艺”。而我在自己暮年竟敢于走进一个对自己相当陌生的工作领域，这固然是由于组织的信任和委托，同时也是自己较长时期对学习文史知识的渴望所促使。在这短短一年的工作时间里，对馆的贡献微乎其微，但无论在业务开展和行政管理上都得到全馆同志积极的支持和热情的帮助，令我衷心感谢。在共同奋斗的时日里，我和同志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就我自己的进益来讲在向同志们讨教学习和工作实践中也获益匪浅。收获最大的还不仅是使我增长了不少业务知识、结识了更多文博界的新朋友，更重要的是使我由对文史知识的一般爱好进而加深在为对文博事业在党和祖国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地位有了深刻理解，对积极开展、加强文博事业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有了切身的体会。从而也激发了自己对国家文博事业要竭尽绵薄微力的强烈愿望。现在我虽已离开行政工作岗位，但对首都文博事业的发展仍十分关心一往初衷。

创业维艰，开拓进取更非轻易，首博已从曲折坎坷中诞生，在艰难困苦中成长起来。“艰难至成于汝”衷心祝愿在今后的岁月中，首博能有更长足的进步，在突出北京地方特色、展示古都灿烂文化方面取得更多的成果。在对首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热爱祖国、热爱北京的教育工作中成为最好的课堂；为首都建设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作者原为首都博物馆第三任馆长，现任北京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已离休。）

编者按：明代万历皇帝的陵墓——定陵的发掘是1956年开始至1958年完成的，正式发掘报告《定陵》于1990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该书为研究性质，对发掘过程记载简略；另有一部详细记述发掘工作的报告文学《风雪定陵》，已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后附有原考古队长赵其昌同志的代跋《往事如烟》一文，内容涉及郭沫若、郑振铎、吴晗、邓拓、夏鼐等发掘委员们关心发掘报告的诸多琐事，鲜为人知。我们认为：作为全面了解与评价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主动发掘帝王陵墓这一重大考古工程，它不失为一个侧面的历史资料。经作者本人同意，现将此文摘要刊出，以飨读者，同时，赵其昌同志表示愿将此文做为赠给首都博物馆建馆十周年的一份小小礼品，以志祝贺。

往事如烟

赵其昌

新年刚刚过去，出版社朱传雄先生抱着一包文稿来到家里。初次晤面，略事寒暄之后，他客客气气地道明了来意说：“定陵发掘过去好多年了，你是经历了全过程的唯一健在者，这里是一部有关定陵发掘的文稿，今天特地来打扰，希望你能再作第一个读者，想来你不会推辞。你又是当时发掘的主持人，受作者的委托，更欢迎你提点意见或写点什么，这也是我们的希望，对读者来说，也是个义不容辞的义务吧。”直朴的语言，诚挚的态度，作为文稿的责任编辑，他对作者、读者的负责精神，使我深为感动。

一周的时间，终于读完了。实实在在地讲，三十多年过去了，往事如烟，千头万绪，随着时光的流逝，有些事已经记忆不清，有些事也确实有意无意的不再去想它，那些终生难忘的，再度浮现出来时，却又乱糟糟，真如一团麻絮，不知从何说起。

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用以研究古代社会历史。古代人有意无意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很多，古城古堡、洞穴废墟、居住村落遗址等等是一类，而更多的则是墓葬。人总是要死的，古今皆然，按照一般习惯，人死了要埋葬，一代一代的死去，又一代一代的埋葬，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坟丘。社会向前进，各个时代的埋葬形式也随之发展演变，葬制习俗、随葬器物也就千种万别。如果把它们完整的揭示出来，按时代、地区纵横加以排列比较，先民所走过的脚步、印记，也就是真正的看得见摸得到的形象逼真的历史。不管那些故去的先民们承认不承认，他们留给我们的是石器、青铜，金银、碑刻、陶瓷等等，或是坛坛罐罐，或一抹丹青、半爪鸿泥，甚至是一堆他们遗弃的废物垃圾，但是，这些珍宝或废弃物中，却无疑是积淀着他们的思想、意识、风俗习惯，更包涵了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音乐、绘画……等等，再加上多种部落、民族、地区的相互交往、渗透、学习、取长补短，所构成的物质文化——现实人们常叫它文物，是不是正是它就构成我们今天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之源呢？如果说考古是在“寻根”，寻人类的根、民族的根，寻找我们的